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夔州诗全集

当代卷

主 编◎杜承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夔州诗全集

当代卷

主编 杜承南
副主编 赵贵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前言

1949年，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社会的变革，对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地处三峡地区的古夔州，其诗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代夔州诗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古体诗和新诗。就数量而言，新诗远远超过古体诗；就成就和影响而言，新诗和旧体诗词亦各有千秋，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内五彩纷呈。下面就我们选编的作品做一个概略的介绍。

—

从宋玉笔下的“惟高唐之大体兮，殊无物类之可仪比。”（《高唐赋》），到酈道元所描绘的“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酈道元《水经注·江水》）三峡雄奇壮丽之风光无时无刻不吸引文人墨客的五彩神笔，夔州山水成为诗人笔下眷顾的重点，既是诗人又是书法家的林散之经过三峡时写道：

万峰齐攒铁，众水独奔壑。如马石中央，犀利扬其锷。
惊湍乱喷雪，撓怒相击搏。寂寂潜蛟龙，杳杳绝鸟鹄。
大功念神禹，疏导施灵凿。一去七百里，都是斧斤削。

（《瞿唐峡两首》）



面对簇集如铁的群峰，江心如立马、利刃的巨石、险滩，狂乱奔腾的江水，诗人已有“波涛恶”、“肝胆落”的心灵震撼，在折服于造化鬼斧神工之余，更有内心忐忑不安之感受。如此瑰丽雄伟之三峡风光，既让人惊惧，亦使人向往，这正是三峡风物千百年来吸引众多文人骚客纷至沓来原因之所在。

当代夔州古体诗中此类诗作甚多，如“岸崖双壁立，峡道九肠回”（郭沫若《过瞿塘峡》）、“赤甲白帝仍虎踞，夔门气象依然雄”（马识途《夔府远望》）、“浪撼双崖岸，鹰飞一线中”（梁上泉《夔门雄》）、“山蹲虎豹行扑面，江涌龙蛇欲入舟”（刘征《三峡短唱》）、“鸟道崎岖人不走，金风萧瑟雁难翔”（余敬之《依斗南瞻》）等等。

川江航道，历来以险著称，江中众多险滩、暗礁，如所谓“人言滟滪大于马，瞿塘此时不可下”的滟滪堆，令行江舟子望而生畏。据相关文献记载，我们现在所能知道最早对川江疏导的时代大约在南宋，后来明、清两代也做过许多疏导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效果并不显著。1949年以后，川江航道做过多次大规模地整治，消除了川江上众多的暗礁、险滩，同时，采取了在川江上设置航标等措施，使川江航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千船万舸不敢过，篙工柁师心胆破”的场景亦大为改观。巨大的变化，在当代夔州诗中得以充分展现，如陈毅夫人张茜就这样描绘道：

破礁整河道，沿岸航标立。夜有信号灯，指路导舟楫。

行旅今无忧，险途化为夷。巨轮逆水行，不患枯水期。

（《三峡》）

中国社会巨大的变化，使当代夔州诗所体现之情感，已非杜甫笔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雄浑、苍茫与悲凉，而是“山河开新面，天亦把头低”（张茜《三峡》）的新时代的喜悦、激动与振奋。奉节著名诗人刘华蛭先生在他的《三峡诗城放歌》中展现的是诗人豪迈的情怀、宽阔的胸襟，把这种欢欣和喜悦表达得淋漓尽致：



江山雄奇孕诗才，诗城百代多吟友。
唐风宋韵播基因，含英咀华吐琼玖。
谷变陵移未断层，今日辈出新歌手。
高扬时代主旋律，鼓吹休明鞭腐朽。
一片诗心化啼鹃，呼唤东风和血呕。
愁抒秋兴赓少陵，狂邀太白倾斗酒。
夕阳冷看几度红，明月醉问何时有？
登临不闻猿啸哀，豪唱敢夸蛟龙吼！
盼来白帝彩云还，闯出夔门千帆走。

古代夔州，是巴人生活、栖息的主要地域，在战略上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刘备临终托孤、诸葛亮巧布八阵图等重要历史事件均在此发生。宋朝以后，随着川江航运的发展，这儿更是重要的军事重镇，出入巴蜀的重要通道。李白、杜甫、刘禹锡、苏轼、陆游、范成大等著名诗人或途经、或寓居、或宦游于此，于夔州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与众多的墨宝，也创造出了千古传诵的名篇。让三峡中的奉节成了当之无愧的历史文化名城，成了华夏千年史册上熠熠闪光的诗城。这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大大激发了当代诗人的灵感与诗情：

悲凉应悔连营寨，萧瑟空余白帝城。
纵有托孤挥涕泪，犹亭焚却老臣心。

（曾敏之《过白帝城》）

刘备不听诸葛亮之劝，发动了吴、蜀夷陵之战，终致丢盔卸甲、溃不成军，仓皇逃至白帝城，于永安宫临终托孤，“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对答，不知感动了多少志士仁人。行者途经白帝城，必然会想到“临终托孤”之事，此类诗作甚多，如“史读托孤忆蜀忧”（贺敬之《至奉节闻远方讯有思》）“托孤未保刘公业，灭魏空劳宰相身”（范曾《白帝城怀古》）等等。当然，诸葛亮八阵图、公孙述跃马称帝的故事也常常萦绕诗人



的笔端。

杜甫寓居夔州期间，创作了数百篇作品，其沉郁顿挫的诗风及其代表作，屡屡被后世文人所模拟、化用。当代夔州古体诗亦不例外，如钟树梁《再步〈秋兴〉韵八首》、《奉节感事步少陵〈秋兴〉韵八首》等等。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更是时时被化用，如“明朝又下江陵去，载得诗情万里还。”（芦荻《别巴渝》）有的甚至对古诗稍作改动，如孙焕英《朝辞白帝》（拟李白《朝发白帝城》）“朝辞白帝人流间，千里江游去难还。两岸涛声震不住，轻舟叩别万重山。”读后让人耳目一新，也会得到新的启迪。

二



中国是诗的国度，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伊始，一直延续、发展到现代，或许正印证、契合了孔子兴、观、群、怨的思想。众所周知，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此后渐显颓势。宋诗常常是作为唱和、应景、应时之用。对此，宋人严羽于《沧浪诗话·诗评》中云：“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明人胡仔于《茗溪渔隐丛话》引王安石语：“世间好言语，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正如龙泉明所云：“中国诗歌发展到近代，已经陈陈相因，传统诗人已经如鹦鹉名士，失掉了创造活力，正所谓‘诗界千年靡靡风，灵魂销尽国魂空’，旧诗已经成为陈设之古玩，对于民气国运已没有积极影响。”晚清之时，面对诗歌的这种困境，文人开始了探寻，黄遵宪提出了“诗界革命”，要“吾手写吾口”，王国维于《人间词话》中一语破的：“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胡适于《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须言之有物”，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与之遥相呼应。



在提倡新文学的过程中，诗歌是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排头兵、急先锋，胡适的“八事”、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针对的都是位居中国传统文学正宗的古典格律诗词，此时的旧诗坛，已被刘半农斥之为“假诗世界”。胡适的《蝴蝶》一诗作为中国白话诗（新诗）创作的开端，从此，新诗开始闪亮登场，开始向古体诗叫板，并迅速形成与古体诗分庭抗礼的局面。

地处三峡的夔州，也经历过这种演进，民国时期的夔州诗，新诗数量甚少，占主体地位的依旧是古体诗。但到了当代，却是另一番景象，吕进先生云：“到目前为止，重庆的确还不能称为文化大市。但是，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新诗来说，重庆却是一座重要的诗城。”“重庆新诗有着几千年的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传。尤其是三峡地区。三峡是诗之峡，是一片诗的沃土。而奉节则素有诗城之称。”的确，夔州诗伴随着中国诗歌的发展而发展，夔州新诗亦顺应中国新诗的潮流而动。在当代，夔州新诗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显著的成果，

在内容上，当代夔州新诗一如古体诗那样，主要吟咏夔州雄奇壮丽的山水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古之变化等等。如范曾的《托孤吟——为白帝城彩塑群像而作》：

夔门啊！

你俯身东望，吴宫花草埋幽径；
你抬眼北顾，魏国山河半夕阳；
你足下的水，流淌着英雄的泪痕。
你高耸的山，埋葬着圣哲的孤魂。

魏汉的先帝啊！

你茅庐三顾，引出了社稷重臣；
南阳的诸葛亮啊！
你名成八阵，造就了鼎足三分。

.....

白帝城见证了多少历史，这些历史宛如“流不尽的夔门水啊/飘



不尽的巫山云”，“告诉我们那些是燕雀/那些是鹏鹖/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历史虽然过去，但是时间却昭示我们，谁对谁错；历史是无情的，但他却可告知我们真理。或许他不如曾敏之《过白帝城》那么含蓄、典雅，但诗人用那直白的语言，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将这段尘封的历史，重新展现于我们的眼前，那铿锵的语言、振奋的声音，震撼、激励着无数读者的心灵。

诗人木斧面对山川的壮丽和巍峨，更多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遐想。《过三峡》捕捉了两个小镜头，从峡江云天中飞翔的白鹤，峭岩上饱餐岩隙中青草的羊群，体会到生命的顽强与执着，小诗意象生动、诗味醇厚，平中见奇，以少胜多。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宛若一曲珍爱生命的赞歌：

高耸的峰顶
有白鹤飞翔于狭峰之中
笔陡的悬岩
有肥羊饱餐岩隙中的草

古径中有青春
险峰上有生灵

同时，20世纪90年代人类有史以来最雄伟的水利工程——三峡大坝开工建设，随之而来的三峡移民，这些都冲击、震撼着当代的诗人。面对如此巨大的工程及其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当代夔州新诗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与赞颂，如高洪波《致奉节》：“一座让有形的三峡大坝/从容建立在下游的城市哟/一座让无形的移民工程/坦然建立在心底的城市/一座蕴育当代愚公的城市/搬运岁月搬运历史的城市……”《三峡石》“也许你更愿意躺在三峡/躺在175米深的水下/与鱼儿和水草们聊天/和横行的小蟹们说地。”当然，当代夔州古体诗对此也有所关注，只是在思想情感的表达上远远不如新诗那样灵活和富有生气。

由于新诗没有古体诗那么多繁琐的禁忌，更加自由、灵动，因而当代夔州新诗在艺术表现上与古体诗大为不同，分外引人注目。



新诗在对仗、平仄等方面没有什么要求，语言舒缓，且更具有张力，诗人能自由、灵活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因而特别是夔州新诗中出现了不少长篇叙事诗，如本卷选编的李冰《夔门舵工》、高缨《三峡灯火》等。这些长篇叙事诗以戏剧化的艺术场面为核心，运用白描、对白、夸张等艺术表现方法描写在特定时间、地点发生的充满矛盾的事件，从而艺术地再现事件，并从中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抒发诗人内心的情感。

李冰在《夔门舵工》中，通过瞿唐峡口令人心旌神摇的“浊浪”、“洪波”，发出疑问“瞿唐五月谁敢过？/问主人/此歌可不错？”面对我的疑问，大队支部书记回答了我，“此话已改过”、“我师傅，已把天险破”，进而用倒叙的方法，带领读者回到了那个惊心动魄、波澜壮阔与天险搏斗的场面：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面对“浊浪漫天来/洪波一万里”的长江，夔门更是凶险万分，“夔门外/十里木船苦扎水/眼望夔门隔千里/无翅不能飞”，这时，老舵工陈开华勇敢的站出来，愿意在滔天洪水中勇下夔门；经过多次开会商议破这“千古难题”，此时的陈开华“先见他默默无语/又看他沉思深虑/只见鬓边添白发/为什么低头不语/心儿进夔门/心儿在浪里”，最终他“红脸赤胸/银髯白发/健臂操舵”、“猛冲，急转/巧走，飞渡”，使“怒浪总在脚下踏”，成功的通过夔门；顺渡夔门之后，诗人更是用内心独白的方式形象的描绘了陈开华在沿途所感、所思，抒发陈开华内心世界丰富的情感，“四十年，有水不能任鱼跃/有江不能乘风去/皆因为，那是什么天？什么地？”社会的变化给人们的内心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全诗给我们刻画出了老舵工陈开华这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既有形象描绘、动作特写，也有对白、旁白、独白、心理描写，通过这样一些艺术表现方式，使陈开华这个人物形象鲜明、深刻。在诗中，除了叙事外，诗人还用直抒胸臆的抒情性语言来表达情感，尤其是诗尾，借用陈开华的内心独白：

站夔门，
要看巨轮打从日边来，
驾新轮，
我再把东海下！



这既是陈开华的心愿，也是诗人的愿望，更是千千万万夔州儿女的期待。

当代诗人在吟咏夔州雄奇壮丽的风光、夔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时，不是袖手旁观者，而是直接参与者，力求达到一种古今、物我的合一：诗人再现历史、风物，走进历史、风物，同时历史、风物也走向诗人、融入诗人，历史、风物已不再是历史、风物，而与诗人合而为一。如：

峡峰苍苍，
古城巍巍，
飘来了，飘来
一朵彩云在城头旋回。
那是奉节展开遐想的翅羽在飞，
飞……
奉节啊，在想，想，
想“诗圣”都难以锤炼的诗句。
彩色的生活把她那绚丽的光泽，
泼满了大江。
腾飞起流向未来的蓬蓬玫瑰，
大江，大江呵，一片明媚。

（莎蕻《奉节的彩云》）

诗人描写奉节的彩云，但此时的诗人与奉节、云彩已经融为一体，难解难分了。诗人所想即为奉节云彩所想，奉节云彩所思即为诗人所思，诗中我们看不到诗人的踪迹，但诗人的踪迹又时时出现，无所不在。

刘征的《奉节街头逢杜甫》，从深邃的想象中给我们勾勒出一幅历史和当今的社会交融的风俗图。诗人已回到历史，而历史更是回到了现代，“别逗啦，时光还会倒流/怎么能碰见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可我真的碰见了：老杜/在奉节街头/不管你信不信”，此时的杜甫，即是诗圣，又是奉节的普通市民，或许更是诗人自己，“是的，我碰到了他，老杜/他仍然是奉节的一位普通居民/那走过来向你招手的就



是他/他的哭和笑，他的广大的诗心”。

李琦的《我过三峡》则体现的更为明显：“那被屈原吟过的桔树是我/那被杜甫住过的茅屋是我/那李白的木船是我/那苏轼的青竹是我/那塔上的风铃是我/那庙宇的琉璃瓦是我/那白帝城是我/那神女峰是我/那如星的绝句里朗朗的是我/那似月的琵琶里幽幽的是我。”

在许多新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不少诗人对新诗的可喜的探索。罗洛的《过奉节》，不仅有民歌的风韵，而且又有古代词曲的句法韵调，清新的风格，欢快明朗的节奏，让人从恢宏中感受到清丽，雄放中看到妖娆：

波卷雪
浪千叠
两岸峭壁如铁
浩荡江风送我
轻舟过奉节

遥指巫山
起云望霞
聚鹤飞凤
不愧神女本色

回首锦城芙蓉
渝州红梅
花溪舟一叶
年年清明时节

何时重睹
万里桥边柳弄烟
琵琶山上星拥月
许来年
二月三月



同样，我们也能从雁翼的《三峡小景》的字里行间，看到古诗词中清词丽句的风采：帆船飞/浪群拦/船排浪/浪洗帆/排排长桨/排排利剑/把层层浪峰/拦腰斩断。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西学东渐，西方的文学、艺术理论、创作方法传入中国，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开始积极地吸收这些理论与方法，时时于创作中体现。当代夔州新诗在艺术创作上也大量借鉴与吸取了西方的某些诗歌创作的手法，并在作者自己的诗作中尽情发挥：

进入夔门
我才感到
滔滔的长江
闯过了
岂止一个夔门
而是几十个
它们一样的狭窄
一样的凶险

迎着船头
不远的前面
总壁立着一座山
冷冷地严严实实地挡着江流的去路
好象关死了的墓门
阴森森的山壁上
悬着数不清的棺木
准备收殓长江的粉碎的灵魂

哦，长江
它浑身鼓荡着怒涛
被逼在巉岩之间
哪里还有第二条路可寻
只见它直撞那一个个拦路的巉岩



直撞那一个个关死的山门

狰狞的巉岩
在一瞬之间
怎么悄悄地避开了江流
关死的山门
在一瞬之间
怎么被江流猛地撞开
我始终没有看得清楚
更没有看出其中的奥秘

回头去看
那壁立的山
仍冷冷地严严实实地堵在那里
像一个关死的门

（牛汉《夔门·夔门之谜》）

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有所谓的“以丑为美”，刘熙载《艺概》：“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韩愈的诗歌常有奇、险、狠、重、硬、崛、狂、怪等字眼。牛汉的这首诗，更多的受到以波德莱尔为首的西方象征主义文学流派的影响。波德莱尔认为“什么叫诗？什么是诗的目的？就是把善跟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也就是说，诗歌要追求、彰显所写之物的丑恶、卑下、病态。诗集《恶之花》是其诗歌理论的最忠实的体现，诗作中大量出现坟墓、腐尸、骷髅、蛇、恶魔、幽灵、死亡等意象。牛汉正是运用西方象征主义文学流派的“发掘恶中之美”的艺术表现方法，将夔门比喻为“关死的墓门”，将悬棺写作“准备收殓长江的粉碎的灵魂”，这在以前的描绘夔门的古体诗诗作中是很难见到的。虽然这种描写略显凶恶、阴森、丑陋，但却真实地描摹出了夔门的雄、险。再如“看，在下游的左岸/咆哮着阴险的黑石滩”、“你死了，阴险，残酷，狠毒/永远的死了，刽子手”等等均是如此，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华阳国志·巴志》：“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辩丽之气。”“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憨厚。”“无蚕桑，少文学。”“人多劲勇，少文学，有将帅才。”“故俗称：巴有将，蜀有相也。”大江深谷，雄奇壮丽之景，虽吸引了众多文人流连吟咏，如前所举，大多为外地诗人所作，但自身培育的却是众多劲勇、彪悍之士。虽是如此，但在当代夔州诗中，我们要向读者推荐一位土家族诗人，那就是——量质俱佳的诗人冉庄。

冉庄是重庆酉阳人，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创作诗歌以来，先后出版了《山河恋》、《泼水梦》、《沿着三峡走》、《山海心曲》、《与云为伴》、《冉庄诗选》等多部诗集。诗人多次到三峡体验生活，感悟大自然的神奇力量，1993年出版了诗集《沿着三峡走》。

天成半壁丹青画。
谁在夔门边，
高高从天挂。
紫云戏绿水，
古树落归鸦，
庙寺钟敲三五下，
江岸标灯放光华。

（冉庄《白帝城远眺》）

诗人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优美的山水图，紫云、绿水、古树、归鸦、古庙、钟声，这让人不禁联想到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一“戏”一“落”更添情趣、生动之美，将景致写活，这是一种幽静、闲雅，诗人深受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这是夔州山水的另一种风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全国，诗歌，也逐渐失去往日的雄风与影响，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选择新的生活方式，但这时的夔州，仍有一些执着于诗歌创作且颇具影响力的诗人。





这些诗人在夔州积累了多年的生活体验，长江三峡独特的风物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赋予了诗人创作的灵感，因而他们能准确地把握夔州的一山一水，当地的人文心理及人文生态环境。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三峡工程和三峡移民，给三峡地区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水位的上升，故土的淹没，许多人需要离乡背井，远走他乡，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灵震撼。正是如此，这些本土诗人的作品尤其值得珍视。如诗人彭维新的《移民愿》、《梅溪吟》、《野草吟》，余敬之的《依斗南瞻》、《告别古城》等，无不是一个时代的剪影和千万移民的心声。

三峡地区的诗人向求纬和柏铭久，更是把夔州当作多次采风和体验生活的地方，他们描摹夔州的山水画面及历史遗迹，展示人的复杂的内心。如向求纬在《三峡草堂湖即景》中，以清新的诗句，描绘了三峡工程蓄水后的诗情画意：

门前一株柳
柳下一条船
老牛低头饮水
江味勾兑河味
好甜

卸下负重的牛车
打条驾轻的船
不长腿的日子
从干涸的田地“上空”
湿漉漉地滑进县城

（《农家》）

柏铭久在《夔》一诗中写道：“我走在摩肩接踵拥挤肮脏的大街



上/独坐落叶满积无人的世纪末长椅上/想起一两句轻飘飘的诗真的/我无法保证什么时间被什么人掰下/自己无法从地上拾起自己/我感到冷”这是现代夔州人在探寻未来时，面对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社会所怀有的十分无奈的心态。诗人在《夔门赏月》中更是感受到：

赝品的天空

我们忽明忽暗依斗门换了个地方站着
被阉割的裤裆里空空落落
谁谈到了夷陵大火八阵图里的马
一些人还有一些人
都曾在此
悲剧般地站着

嘈嘈切切的江水忽然闭住了嘴
安静露出一面镜子
夔门用几个一千年虚掩着
我与你虚掩着……

夔州历史上众多的人与事，都随着滚滚东去的江水而逝，在人们心目中渐行渐远，现在的你我，在未来的历史中，是否亦是如此？

特别要说明的是，虽然本卷选编奉节本土诗人的作品不多，但他们的作品已让人感受到这一方热土文化的意蕴和丰厚，诗城已孕育了新一代诗人。本卷中选编的几首本土诗人的叙事长诗，都生动地记叙了一件件让人感动的事件。无论是在国内诗坛享有盛誉的诗人刘华媛的《梅溪曲》、《后梅溪曲》，或者是终其一生在教育岗位上任劳任怨、默默耕耘的李德奎的《桃李重恨歌》，都不愧为传世名篇，扛鼎之作，诗人以深情的笔墨、沉重的思索，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细腻而又感人至深的时代画卷，讲述了一段让人荡气回肠的往事，为夔州诗坛





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

本卷编选的几点说明：

当代夔州诗特别丰富多彩，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任何历史时期。在短短的两年中，我们就搜集到作品上万首。在选择作品时，我们本着名篇、名人的原则，精选那一些广为流传和脍炙人口的作品。有部分跨时代的诗人，考虑到主要生活在本时期，虽然有的作品写于1949年以前，也一并收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诗人到奉节采风，写下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带有一定的历史印记，但却真实地记叙和反映了那个年代奉节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在选编时，我们考虑到从不同侧面来记叙和反映那一个年代，注意题材的多样性和生活的丰富多彩。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代奉节县涌现了一大批诗词爱好者，县里成立了好几个诗社，经常写诗的多达数百人，近些年出版了数十本诗集，有不少好作品，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但由于数量太大，所以对尚健在的奉节人的作品均未收入，待以后另行汇集成册，编辑出版。另外，奉节作为竹枝词的故乡，民间歌谣这枝山花也婀娜多姿，本卷特地选编了数十首民歌，让大家领略诗城的另一抹彩色，另一道风景。

本卷在编注中得到了不少人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一些著名诗人如贺敬之、刘征、冯其庸、雁翼、高洪波、木斧、高缨等，都十分关注本卷的编选工作，给编选人员来电来信询问情况，对自己入选的作品进行最后修定，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鼓励、肯定和支持。重庆大学杜承南主持并负责全卷的编注工作，诗城博物馆馆长赵贵林负责本卷作品的搜集工作、并编写作者简介；重庆大学龚泽军、程乐同，向仕富、重庆三峡学院滕新才四位先生对作品进行了注释，赵贵林负责统稿，前言由杜承南、龚泽军撰写，杜承南对全书作最后审定。但由于资料的缺失、编选及编注者的水平有限，难免有失偏颇和存在不